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信笔扬尘

小说世情

车过儋州

等待大雪封门

申功晶

车过儋州，想起旧日书事。读过太多苏轼，早已目随他诗文来过此地，不仅神游过儋州，惠州、惠州也一次次神游过。去赵家旧京，恍惚里，老街巷仿佛走过几个直裾袖衫的身影，苏轼带着弟弟苏辙，走在汴河岸边，春风吹动树梢撩起长袍，青春做伴，一身斯文一身风雅，路人纷纷侧目。在荆楚，兴起去了赤壁。荆楚大地有多处赤壁，赤壁之战固然风起云涌，心里念想的却是苏轼《赤壁赋》。

在黄州，去当年赤壁旧地。七拐八绕，大树阴森，掩映着古旧的青瓦房子与老城墙。景象自然不是北宋的模样了，但心里有挥之不去的诗词文章，忽然有斯文流动，总觉得苏轼刚刚推开老宅子的门扉，缓缓踱步到了城墙根下——夕阳浩浩，几只小船来来往往。今日河道不知改了几回，早已面目全非，入眼还是苏轼说的那样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

去信阳，专门寻访净居寺。元丰三年正月下旬，苏轼途经光山，慕名游览大苏山净居寺，作诗以记。他后来去过好几次净居寺，将那里当作福乡灵境，寄啸逃禅，曾选寺后山阳半腰一平地，建读书堂。苏轼、黄庭坚、佛印、道潜、陈季常诸友相继一同造访。

秋天，独自在杭州苏堤，越走越远，怀古也越来深，想起白居易，想起苏轼，文思如柳丝一般荡起。

儋州城市格局和很多地方是相似的，儋州城市格局和很多地方又是不同的，到底因为苏轼。今日儋州与旧时自然不同了，入眼幽深少了，清雅少了，宋朝街巷田园山水景致走得太远，但烟火气更足。夜里在儋州，想起苏轼的上元夜游：

有老书生数人来过，曰：“良月嘉夜，先生能一出乎？”予欣然从之。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，民夷杂糅，屠沽纷然。归舍已三鼓矣。舍中掩关熟睡，已再鼾矣。

《赤壁赋》之类固然畅快，苏轼的小品文，读后也如饮醇酒，又如冬夜微雪，沐浴后换上干净的棉衣焚香而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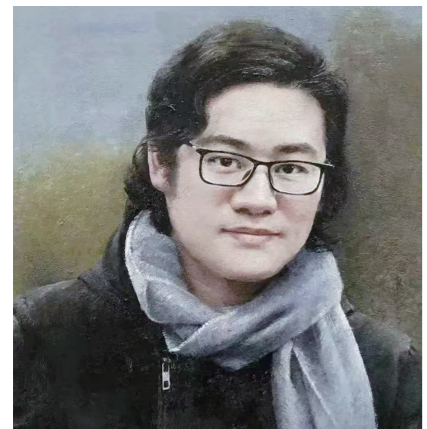
出了门，小巷依旧旧夷杂糅，屠沽纷然。卖酒的眉飞色舞，喝酒的面红耳赤；卖肉的一脸愉悦，吃肉的唇齿滋润。

与友人吃了几碗茶，到夜市坐下。街坊中市肆林立，有卖烟的，有卖糖的，有卖五金杂货的，有卖椰子的，有卖粮油米面的，也有卖茶的，卖衣服头饰的。一簇又一簇游客，熙熙攘攘，黎人与汉民衣着谈吐并无二致，只是面色大多稍微黑一些，多见干瘦意思，有竹气。接连几个饮食摊点，卖儋州肉粽，入口不腻却也油润，内中裹有咸鸭蛋，肉是黑猪肉或腌制好的排骨。

儋州饮食，除肉粽外，还有儋州白馍、松涛鲮鱼、光村沙虫。

白馍又称油馍，用糯米磨成浆，先浇薄薄一层，熟后再浇一层，一层层叠加蒸制而成。鲮鱼俗称大头鱼，头大身小，肉质细嫩，鱼头更是精华，可配酸菜、酸笋等，让人百吃不厌。儋州盛产沙虫，光村浅海的沙虫最好，肥美味厚，可清蒸、鲜炒，也可新鲜下汤，肉质爽脆，是一方美味，只是我颇有惧意，并不敢染指一试。

书店里，苏轼的集子格外多。到底是住过三年的地方，本地人以此为荣的。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儋州至今还有东坡书院，说是当年苏轼贬谪海南时居住和讲学的地方，几次重修，书院有载酒亭、载酒堂、载酒泉、载酒堂等屋舍。载酒堂前是载酒亭，一块“鱼鸟亲人”横匾。想苏轼当年被贬，被政敌逐出官舍，一个老人孤孤单单，父子二人举目无亲，也真只有鱼鸟亲人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度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和着屋内“哗啦啦”翻书声，形成一曲曼妙悠远的协奏乐，回响在天地间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男人们难得齐聚一堂，岁暮天寒的日子，他们取出藏在地窖的陈酿，架起寒炉，温酒消寒。可“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！”有酒无菜，着实干喝无味。女人们下厨，各展厨艺，葱烤鲫鱼、韭黄炒鸡蛋、冬笋爆里脊、香煎凤尾鱼……样样都是佐酒佳肴，其中，韭黄炒鸡蛋鲜清爽口、香嫩下饭，香煎凤尾鱼又甜又咸，嚼劲十足，末了，贤惠的大伯母端出一盘热乎乎的白菜猪肉饺，男人们一口烫酒、一口饺子，可谓“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”。

在江南人的记忆深处，暖锅自古就有一席之地。旧时的家乡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只铜皮暖锅，锅中间有一个烟囱状炉膛，专门用来烧炭，炉膛顶有一个调节炭火强弱的小盖，锅盖中间有个圆洞，穿过烟囱方能扣住锅。叔祖母预先准备好食材，荤者，有油香鸡、咸鸭、蛋饺、鱼圆、熏鱼、凤尾虾、鹌鹑蛋等物什，素食不过菜心、白菜、油豆腐，先将白菜切碎，把白菜、油豆腐下在锅中打底，油香鸡、咸鸭斩件，对称摆在锅里中，接着，先后放入蛋饺、鱼圆、熏鱼、凤尾虾……填得满满当当，鹌鹑蛋摆在中心位置，附菜心点缀，最后续入熬了几个时辰的猪骨高汤，撒少许食盐，放炉上煮沸，再淋上酱油，即可端上桌案，炉膛红红火火，锅边热气腾腾，蛋饺、肉圆、爆鱼、咸鸭……在



人间小景

翻砂工

傅中平

翻砂工是一个又脏又累的工种。1980年代，我干了6年的翻砂工，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厂里的浴室洗澡。毛巾往两个鼻孔一掏，就留下了两个黢黑的印子，像白纸上刚盖上去的两枚黑色印章。

那时的我，体形瘦削，体重不足百斤。说真的，让我干这个体力活，实在有有点像拿刀子耕田。也不是我偷懒，而是我的体力实在在匹配不了这个活。比如说，对于一些小型铸件，需要两个工人用小包子同时抬着刚出炉的通红铁水，让铁水从浇铸孔缓缓注入砂型里。可是，尽管我咬牙抬着，有时实在抬不动了，身子不由自主往下一瘫，手中的两根抬杆也丢在了地上，通红的铁水顺势从小包子中流了出来，然后飞溅开来，将我的工作服连同内衣裤烧得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。

那时我没跟父亲埋怨过，父亲也从来没有找人为我调换工种。我觉得，这是生活在惩罚我，谁让我当初没有听从父亲的话呢。

我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参加招工考试进的这家工厂。读书时代，我偏爱语文，尤其爱好写作，但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。对于高考落榜，我并没有感到奇怪。父亲悄悄替我报了一个复读班，希望我再复读一年参加高考。而我坚决地让父亲去把钱退了，因为我是不回去的。那天，父亲做了我长时间的思想工作，希望我还是能听他的话，而我却不为所动。我的数理化学成绩太差了，复读我也考不上。父亲的苦口婆心并没有感化我，我看着他无奈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想：父亲一定非常非常失望……

慢慢地，我也适应了翻砂工的生活。白天和师傅们一道蹲在砂地上，弯腰撅屁股地造

型。开炉有时要在凌晨时分，听到闹钟响，就要赶紧起床，揉揉惺忪的睡眠，骑自行车就往工厂跑。浇铸完毕后，给铸件的表面清砂也是一件苦差事。在热气氤氲和灰尘飞扬的车间里，将一个个砂箱启开，将铸件从里面清理出来，用锤子将表面的毛刺小心地敲掉，再用钎子将表面粘连的砂子一点一点地清理干净……每当这时，身上流的汗就像是从水里洗过一样。最怕夏天干这活，本来天气又闷又热，可是因为安全防护的需要，却还要穿着一双沉重的翻毛皮鞋和密不透风的帆布工作服，那种滋味实在难受。

当时，对于我们这些二十刚当岁的青年人来说，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下班之后，约上三五工友，买来卤菜和花生米，聚在工厂的寝室里，大家喝酒划拳吹牛，好不开心。记得一次酒后，我在推寝室的玻璃门时不小心被玻璃将手掌心割破，至今留下一道月牙形的伤疤。

时间长了，我也认了当翻砂工的命，甚至我还想着在厂里找一个女工做老婆。因为没有人能看得上我，也就作罢了。后来看着身边一个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工友都谈恋爱了，我心里又有点痒痒，想着要去同城的丝绸厂或是棉纺厂、织布厂去碰碰运气，因为那儿的女工很多。

不知从哪天开始，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有的写作爱好。于是，下班后我不再滥喝了，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，我坐在写字台前开始写稿。当一篇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，雪花似的邮政汇款单寄到厂里传达室的时候，我在厂里逐渐成了一个名人，以至厂长都关注到了我。有一天，厂长遇见我对我说，准备将我调到厂工会来做宣传干事。我局促地在厂长跟前搓着手，然后深深向厂长鞠了一个躬，说：

锅中“咕噜咕噜”翻滚，锅里每一种食材都可讨一个吉利口彩，比如，鱼圆谐音团团圆圆、鹌鹑蛋谐音古代代相传、油香鸡谐音吉祥如意、爆鱼谐音年年有余、蛋饺形似元宝，则寓意财源广进……此时，家人闲坐，炉火可亲，大家一口菜、一口汤，吃着暖锅，谈笑风生间吃到面红耳热。

祖父素喜清静，他独自自在书房，铺好宣纸、磨好墨汁，开始写字，他写的是《九九消寒图》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，一共九个字，每个繁体字都是九笔，从冬至开始写，每天一笔，每过一九完成一个字，直至九九八十一天，雪花化消，春回大地，一幅《消寒图》恰好大功告成。

古人说：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”祖父专爱附庸风雅，他折几枝梅花，插进陶瓶里，注以清冷水，将养起来。“朝看一瓶花，暮看一瓶花”，梅花好看，“肌肤若冰雪”；梅花好闻，雪昼时清香满室。有一回，祖父不知从哪得了一枝绿梅，可算得梅中稀有珍品，较之艳如贵妇的红梅，这梅中绿萼，清丽脱俗，更似二八少女。

祖父除了插梅花，还采集“梅花雪水”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妙玉用“埋藏了五年之久的梅花雪水”招待宝钗、黛玉喝体己茶。古人称“天落水”（雨水、雪水、露水）为“无根之水”。所谓的“梅花雪水”，即在雪下过大雪后，在梅花花瓣上，一片一片采集，等它融化成水，装于瓮中，埋在地下“养着”。待到来年，开瓮取水烹茶，口感尤为清冽甘甜，用来招待贵客，最好不过了。

近些年来，江南很少落雪，农家有谚：“小雪无雪大雪补，大雪无雪农民苦。”我比学生时代更期待大雪封门。试想一下，素雪纷飞之际，在暖融融的屋子里，煮着糯香的吃食，取出自制香鱼、鱼冻，一边喝着热茶、一边嗑着“吃不饱的点心”瓜子，翻腾着细碎日子的小确幸，真是惬意之极。当然，最最要紧的是：瑞雪兆丰年，五谷登丰收！

兴安杜鹃

张港

因海拔不同，兴安岭上草木花卉各有分层，白桦在下、落叶松在上，兴安杜鹃夹在当层。进到四月，让雪捂了一冬的大山，杜鹃花开得旺盛，开得红火。花儿叫杜鹃，鸟儿叫杜鹃，女孩子也叫杜鹃。塔哈尔村的女孩子，就有不少名叫杜鹃的。说实话，没几个闺女真见过杜鹃林——深山老林哪是大姑娘去的？倒是老赶山的，循着杜鹃树走山道，能采得着山货，找到宝物。

一个达斡尔人，哪能不唱歌？一个达斡尔女孩子哪能不唱歌？塔哈尔村老沃家那独生俊丫头，唱散山雾唱绿河唱肥牛羊唱谷黄的沃杜鹃，一股急火，忽地连句话都不能说了。您说说，这一家子人，日子可咋往下过？

求医问药找偏方，招用尽了。杜鹃爹说了：让搬山我就搬山，叫截河我就截河，只要闺女能说话就搬。

齐齐哈尔城来的老中医，望闻问切，上下相看了沃杜鹃，拉他爹袖子到外头，说：“不是胎带来的，是毒火攻心，能治。”“咋治？说！”“那个啥，这个呀，找丫头最惦记在心上的人，眼冷子，使大劲儿，给她一个大嘴巴。她一激，吐出心里的毒火，管保行。”“啊——”杜鹃爹翻手巴掌，说：“那，那咋下得去手？”“就是下得去手，你也不中——”丫头是不是有心上人？是哪个？叫他来才行。”

杜鹃爹刷一下脸翻黑云：“唉——唉——”病根真就在他身上。他这小子，上了北山里，两年了。”上北山里，人人懂得，那是当了抗联。

“哦——那个，回来没？能叫回来不？”杜鹃爹一脚躁起沙尘：“还，还回，回个啥哟——打日本，阵亡了呀！”“那，那可是真？可见到真实？丫头，她知道不？”

杜鹃爹连气点三个头。老中医摇了个头。杜鹃爹说的那人叫墨尔根，抗联来人送信，带着墨尔根的灰军帽，帽子上一个大枪眼儿。这事人人知道，杜鹃也看到了，打那就出病了。

老中医听到这儿，说：“呀——是这个，那么的吧，我回城去，拿祖传天绝狠药。我去去就来。”

杜鹃姑娘上河沿儿，风就不刮了；杜鹃上草甸，百灵就不唱了。可怜呵可怜，这孩子可怜。人人宠着杜鹃，人人惯着杜鹃，杜鹃想干啥就干啥，想上那儿就上那儿。

花红柳绿四月天，山上该是开出了杜鹃花。杜鹃姑娘穿了红，搽了粉，烧黑柳枝描了眉毛，一个人出了屯子，朝山里去了。屯里人说：让她去吧，散散心也好。

嫩枝扫脸，青草扯衣，泉水潺潺，白雾渺渺，春山是俊姑娘，俊姑娘是春山。杜鹃口不能语，心却在唱。她跟自个儿唱：大松树刮不倒，墨尔根还扛着枪。雁去雁来，墨尔根就在山上。哥哥来，看我的新衣裳；哥哥来，杜鹃花红，红杜鹃唱——

白桦林、落叶松之间，红杜鹃铺成宽宽的红花大道，杜鹃姑娘插了一满头红花儿，她拧着身，唱着口型，顺着花路走。

杜鹃姑娘心里自己磨叨：“也就是打日本打累了，墨尔根睡着了，他们就说那个了。瞎说，胡说，瞎说，胡说。墨尔根哥哥就在前头，扛着枪在前头……”

太阳爷儿跟着杜鹃姑娘走，杜鹃姑娘累了，太阳爷儿也靠山头歇了。杜鹃姑娘坐石头上，眼睛搜寻着，她要采一朵最大最红最好看的。她比量着，插墨尔根军帽上，双手比量着插墨尔根胸脯上……

忽然，身后有响动，杜鹃一回头，我的妈呀！白桦树下，钢盔闪闪，黑枪筒子从榛柴棒伸出来。啊——日本人！

顺日本人枪管所指，杜鹃看到一个人：灰军帽，端大枪，站大松树下。啊——墨尔根！墨尔根！墨尔根咋这么瘦？墨尔根咋这么矮？墨尔根咋这么黑？啊——杜鹃使出劲劲儿，可是，嘴喊不出声。

忽的，榛柴棍起来一片黄鬼影子，刺刀闪闪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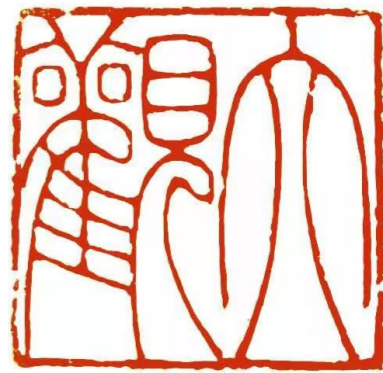
“墨尔根——墨尔根——有鬼子——”杜鹃姑娘喊出来了，声震林海。

咣咣咣，枪声响了。“墨尔根——墨尔根——有鬼子——”大山中声音回荡，杜鹃姑娘躺在杜鹃花丛。

杜鹃姑娘的喊声，救了抗联。抗联安葬这姑娘。那个哨兵惊讶道：她为啥冲我喊出“墨尔根”这仨字？怪了耶？

老中医打城里来了，将一包药塞给杜鹃爹。杜鹃爹拿手挡了，说：“俺闺女没病，俺闺女嗓门儿亮得很。俺闺女还是抗联的人，戴着灰军帽。”

“啊——那个啥，咋你还哭眼睛呢？”老中医惊呆了。



冬泳
周文静
摄

谢谢厂长。

自那以后，我在车间里干苦力活就更加有劲了，我想，我很快就要告别这个车间了。到厂工会，那就是坐机关了，这可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要沉住气，快了快了！有一天，师傅在工作中批评了我，我有点不服，随后就没沉住气，把厂长要调我到机关的事说了。因为平常我也不是一个高调的人，师傅就信了，马上对我和颜悦色起来。我对师傅说，暂时不要对其他人讲，传出去不好。师傅讲，那当然，以后你到了机关，要对我关照一点哎！我说，那还用你说，你是我师傅。师傅一激动，晚上硬喊我到他家喝了一顿酒。

和师傅喝过酒以后，又过了大半年，我备受煎熬。我天天等啊等，盼啊盼，心想：厂长怎么还不调我呢？忽然，我想起一件事，厂工会几个月前约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篇文章，我写的内容大致是某单位一个领导天天中午喝酒，下午来上班时满脸通红。然后，我在文发表了一番议论。那时候我发表的文章多半写的是言论，主要是针对社会现象或新闻事件发表一些个人观点。

黑板报上我的这篇文章刊出不几天，我又在厂里遇见厂长了。我满心想着厂长哪天调我到工会那个事。没想到，厂长只字未提，而是问我：“小傅啊，黑板报上的那篇文章可是你自己写的啊？”我立马想，厂长是不是怀疑我抄袭了？当我看见厂长望着我的犀利眼神，我有一丝紧张，我劝自己：不要紧张，自己写的就是自己写的。于是，我立马回答：“厂长，真是我自己写的！”厂长只说了一句“哦，写得不错嘛！”便背着双手离开了。

这时，我终于恍然大悟厂长不调我的原因了。原来，厂长也经常喝酒配红着脸来上班，但我真的不是讽刺厂长啊！此时说什么都多余的了。我心里：无所谓，大不了就继续干我的翻砂工呗！

没想到的是，一年后，县里一纸调令将我调到了广播电台，我从此开始了记者的职业生涯。